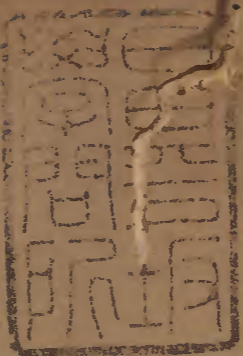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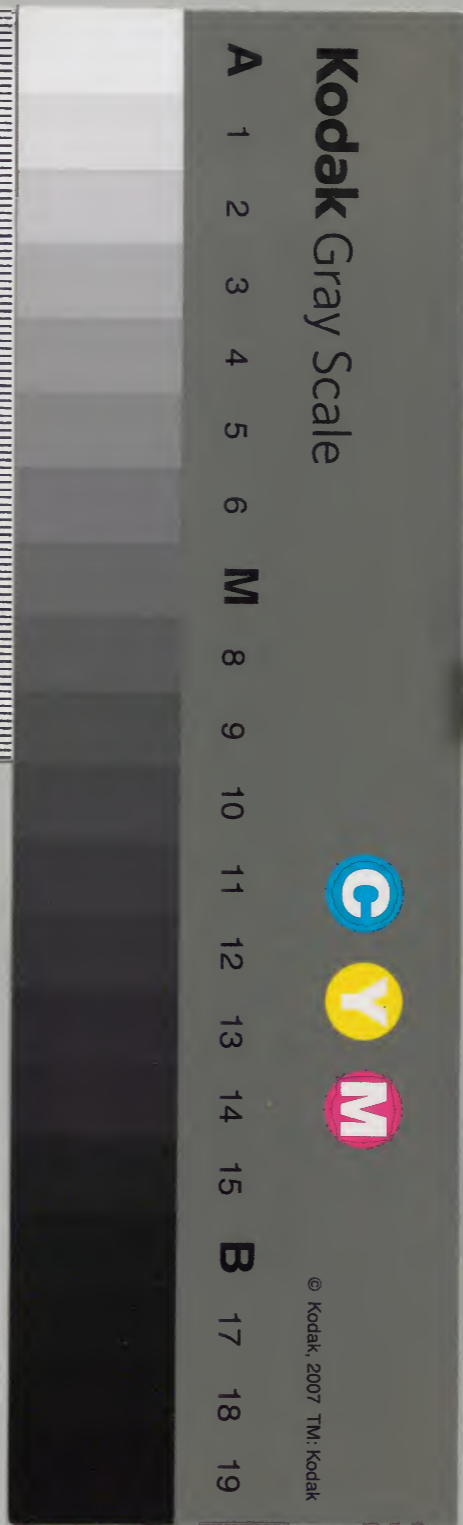
兵鏡十八



漢書門			
九	五	五	二
一	七	一	
八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九	九
九	五	五
三	八	二
函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52
冊數	8 (7)
函號	299 253



兵鏡卷之十八

淺草文庫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玉宣父

同宗吳之奇汝才父校正

天時

天時者兵家之主也。若夫星辰變見。雲氣聚散。六壬
旺相。遁甲休咎。風露雷雨之所動作。陰陽晦明之所
啟閉。輦鼓之震响。禽鳥之示情。通天地鬼神之心。開
勝敗休咎之兆者。其道何也。竊謂天地之道大正也。

夫陽爲實陰爲虛實有常而虛不常也。法具實者政令之謂也。政令一定之象也。法具虛者權智之謂也。權智應變之象也。動以虛實爲用者天地之正道也。是以知政令權智之所設能應於天地者此之謂大順也。或天地示其災變我以順應之示其吉祥亦以順應之是以順應正也。如能以順應正行師豈有敗乎。然雖黑氣出壘赤氣臨軍而六窮起風三形生霧皆爲敗象當其時苟能觀其凶變修政謹身卜地遷營應天揆日恭受譴戒而警省焉此可以易凶爲吉矣。斯乃以順道應天者也。今所列時日雲氣曆象之

門其占候旣不一在乎用兵者因其時擇而用之耳若能善服人心以順天地之情和陰陽之性使災咎不見率由政令權智之得其道也又何假審占天時以爲候哉。

天占

天裂 劉向曰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 武密曰天裂者主地欲分裂

天鳴 五行傳曰天鳴有聲萬姓勞形

晉元帝大興二年八月戊戌天鳴東南有聲如角雨血 五行傳曰天雨血是謂天妖不出三年當有

兵起

雨石 甘德曰。天雨石墜地。大可一尺。或如鷄子。兩頭尖銳。名曰天鼓。所下之邦。必有大戰。伏尸。

隋開皇七年五月己卯。雨石于武安滄陽間十里。雨草 五行傳曰。君恡爵祿。厥妖天雨草。京房曰。火失其性。則有草妖。其歲民兵死。

雨魚 五行傳曰。天雨魚。國有兵。魚本于水。天雨者。水失其性。漢成帝時。天雨魚。

雨鱉 甲兵之象。主國有兵。
雨毛 五行傳曰。金失其性。則天雨毛。

隋開皇六年。京師天雨毛。如馬尾。長者二尺餘。短者五六寸。其月梁士彥等謀反。伏誅。明年發十萬人築長城。役賦繁興。兵革不息。

雨骨 五行傳曰。天雨骨。是謂陽消。五者德喪。政令不行。主有內兵。

梁惠成王八年。大雨骨于赤鞮。其後國饑。兵後並起。

雨金 五行傳曰。天雨金鉄。是謂刑餘。國君殘酷。好殺無辜。不出一年。主有兵災。

秦獻公十八年。雨金櫟陽。二十一年。與晉戰于石

門斬首六萬級。隋文帝仁壽四年。諸州造舍利塔。時陝州天雨金銀花。人以為佛家祥瑞。卒有漢王諒之亂。

雨灰 五行傳曰。上暴虐無道。則天雨灰。

梁武帝大同三年。天下雨灰色黃。終有侯景之亂。雨水銀。五行傳曰。天雨水銀。兵將興。君昏臣佞。故水失其性也。

雨釜 五行傳曰。天雨釜。人相食。

春秋晉惠公二年。天雨釜。至六年。秦穆公伐晉。是歲饑荒。人民相食。

雨木冰 劉歆以為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冰。霧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以為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今之長老名木冰為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

雨膏如蟲 主將帥敗

雨絮 主有兵

雨墨 多陰謀

雨物并人 所見者皆主大兵

雨穀麥豆等類 臣佞民災多寇兵起所見者糴貴
不三年主換

蒼雲經天 五行傳曰蒼雲經天下有拔城

後周武帝天祐六年正月丁卯夜有蒼雲廣三丈
許經天自以為賀後齊國公憲拔其新築五城

無雲而雨 五行傳曰雨者從龍而作無雲而雨則
世多災

無雲而雷 五行傳曰雷者天鼓也無雲而雷當有

暴兵

非時而雷 五行傳曰非時而雷者賊臣起也

當雷不雷 雷聲不發君失威武也

非時降雪 五行傳曰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

其時迫近之象 京房易傳曰夏雪賊臣為亂

大霧 五行傳曰霧者百邪之氣陰來冒陽邪臣謀
上擅竊主威 李淳風曰霧氣不順為陰陽錯亂

積陰不解天下分離

晝夜陰晦 五行傳曰天晝夜陰晦下有陰謀

漢夏侯勝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天久陰不雨下
必有謀上者昌邑王果被霍光所廢

星人 星墜為人言善惡如其言

地占

地震 五行傳曰地者積陰主靜。若震動者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入。陰陽相擊。地故震動。李國曰。地陰也。法當安靜。小人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又曰。陰背陽。則地裂。羗夷叛。地動。陰有餘。皆下之。疆盛。

地裂 五行傳曰。地折裂者。士庶分離。若裂而有聲。天下不寧。四方兵動。其主失國。河圖秘徵篇曰。地之裂。有臣叛。

名讖 岑彭伐蜀。去城都數十里下營。有地名彭亡。

聞之欲移營。會日暮。是夜彭為公孫述刺客所殺。魏太祖圍呂布。布將睦固屯兵射犬。有巫誡之曰。將軍字白兔。而邑名射犬。兔見犬必驚。宜急去。固不從。明日戰死。

山鳴 山鳴。天下大亂。

五行占

經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言可揉而曲。可矯而直也。金曰從革。革更也可。土爰稼穡。穡于也可。可于其土稼。更銷鑄也。種曰稼。收曰穡。

木行

傳曰田獵不宿。不預戒曰不宿飲食不享。不行享獻之禮也

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姦謀增賦履畝

之事也。即下所謂作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

為觀。坤下巽上觀巽為木其于王事。威儀容貌。亦可

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田狩

有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民以時。

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

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妄興繇役。

以奪民時。作為姦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

匠之為輪矢者。多傷敗。揉輪不曲矯及木為變。惟梓

更生及變為人形是也是為木不曲直。

木非時枯落。是為金刑木。不出三年。有暴兵從外國

來。枯木冬生。是謂陰陽易位。木生一夜盈尺。凶

木卒生道中。忽自鳴。作金聲。地將分裂。軍壘中

草木自死。凶。軍中地忽生五穀。一軍受賞。天助之

兆。

火行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

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為明者也。其于王者。南面鄉明

而治。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群賢而命之

朝遠四佞而放諸摯。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嫡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或燿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弗能救也。是爲火不炎上。

星墜爲赤鳥，有兵。赤鳥飛入營府，其軍將去。

土行

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于王者爲內事。宮

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疎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廼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熟，是爲稼穡不成。

石自移，主分野亂。軍中地生礪石，其地吉，可久居。養士卒。小兒里巷戲，以土自壅，是謂熒惑不守。一年有兵攻城。小兒聚土爲城，有兵起。小兒以土壅車轍者，四夷侵擾。國城郭門府寺門無故自開。

兵錄 卷之十八
不出三年。兵從城郭起。凡城邑門及人家門戶。忽夜鳴者。有兵。

金行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此則金得其性矣。若乃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金鐵

凝滯。汨堅不成者衆。及爲變性。是爲金不從革。

星墜爲金鐵。天下有兵。鍾鼓自鳴。不出三年有兵。

金鼓鳴將有功。刀自鳴兼出血。戰勝。戈戟鋒

有火光。主兵。軍中金鳴將有功。

水行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罔不宗事。慎其齋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

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乃不敬鬼神。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星墜於水。有兵。陂澤忽自竭。主城邑虛。秋水漲江。臣下有憂。主兵起。井忽自沸溢。或濁。及有聲。主將帥亡。井中氣直上。兵起。

太陽占

日旁雲氣。雲氣近日黃潤。皆爲吉祥。日黃光大。

旁有雲氣經抱者。當有鄰國臣佐來降。日有一珥者。李淳風曰。爲喜。兩軍相當。軍欲和。解所臨者喜。日有二黃人守日中。李經雌雄圖曰。外國人來降。日有戴氣者。瑞意圖曰。人君德至于天。則日有戴氣。戴有德也。國有喜。日有纓氣者。謂氣小而在日下。曲向上者爲纓。晉書天文志曰。得地爲喜。日有負氣者。謂氣小如半暈狀。在日上爲負。晉書天文志曰。得地爲喜。日有承氣者。謂氣如半暈。在日下。名曰承氣。晉書天文志曰。承者。臣承君之象也。日下有黃氣。三重若抱。名曰福人。

生有喜得地。天文總論曰。赤氣如布席掩日。大戰。白氣如席萬人戰。黑氣如龍來御日。及如人卧背日旁者。下有叛臣。白虹貫日。其下有謀亂者。赤氣尤甚。氣如青蛇貫日。主疾疫。氣如白蛇貫日。起兵。氣如赤蛇貫日。主叛臣。氣如黃蛇貫日。下有交兵。氣如黑蛇貫日。有雨水。氣如人頭旌旗。皆為有兵流血。日出入。有黑雲貫之。不出三日。有暴雨。日中有雲如人狀。其下有叛臣。日旁有赤雲。曲如車輪。此名曰日提。其下有兵亡地。有氣如青龍守日。主有謀。赤氣

如牛守日。其下有兵。日下有氣。如人垂衣。天子之氣。如馬守日。若戰有兵傷。日旁有氣如蛇。其下有賊。可防之。日旁有氣相交。穿貫於日。將不和。有破軍者。雲如赤鳥啄日。兵起。日旁有赤雲如相交。其下不宜先起兵。日下漠漠。氣如車馬馳走之狀。其下有破軍。日下有雲如虎躅者。大將反。日有青氣在上下者。吉可出軍。日下有氣。如箭弩外向。軍出勇力。日旁有赤氣如冬木者。有兵。客勝。日下有氣。如人所持者。主其下臣叛。青雲扶日者。其分野臣下有謀。白雲

廣二尺。在日左右。其分野有兵起。國憂。日上下有黑雲如蛇龍者。主風雨。日出有黑雲如隔。主其下有兵。有雨卽解之。日始出。有雲如車蓋。必雨。日出沒時。有黑氣橫截之。主驚恐。三日內有雨則解。日旁有赤雲。兩端銳。其下不宜先舉兵。赤雲如雄鷄在日上。不出三月。其下分野有兵。赤雲扶日。其下有兵起。失地。赤雲掩日。其下戰亡地。赤白青黃氣刺日。其分野有兵。日下有雲如青赤馬者。主敵人相謀。宜警備之。有赤雲如鳥夾日而飛。其分野憂。有氣在日旁。去疾

者軍無功。停半日者小勝。終日者大勝。赤雲如虹與日俱出。所臨國分野有兵。

日暈 甘德曰。日暈七日。無風雨。主兵。日暈而不冠天下。有立侯王。日暈而珥。主有謀。軍在外。日有交暈貫日者。其下當破軍死將。日有交暈抱日者。有爭暈。先衰後盛者敗。日暈有氣如人居暈中。不出三日。寇入城。日暈不合。有雲如人在暈外。似相就者。不勝。京房曰。日暈有兵在外。客勝。日暈而明。有兵。兵罷無兵。兵起。日有黃暈。主風雨時。國安。日有黑暈。災在用事臣。日

兩旁飛暈不合。主謀不成。日上有半暈如鼎蓋。有欲請和親者。日有半暈兩角銳者。有戰必勝。日有半暈再重。主國民蕃息。歲太和。以日宿占分野。日暈再重。有德之君得天下。日有青暈再重。其下有兵穀貴。日有赤暈再重。其災在下。所見之國。蝗旱多盜。日有黃暈再重。其災在下。歲中兵起。日有白暈再重。所見之國多風雨。百姓不安。有兵穀貴。日有黑暈再重。不出三年。其下大水。民流散。日暈有赤雲如車輪。凹向日爲內提。內臣叛其主。曲背向日爲外提。外臣叛其主。

背氣在暈。中青外赤。臣背主命。日暈上下有兩背。無兵。兵起有兵。兵罷。日暈有衆雲如毛羽。臨日不去。其下國有憂。孝經雌雄圖曰。日暈庚辛。將帥不利。夏氏占曰。日有半暈一背。瑯臣有邪謀不成。日暈中見馬。軍敗期三年。日暈瑯。兩背。瑯在暈外。臣叛。日暈有直瑯爲破軍。貫中爲殺將。日暈重暈。中有兩瑯。有叛徒兵起。不成。日暈有四背。瑯在暈中。臣不和。四背。瑯在暈外。臣叛。日暈外有一直暈。外臣欲自立。其色中。青外赤。不成。日暈有三直氣。有謀者不成。日

暈有虹貫從虹所貫戰勝。日暈有聚雲在外不
 去者兵起。又云聚雲在外不出三日圍城。日
 暈有青雲貫有圍城。日暈有赤氣如戟臨之兵
 起。高宗占曰日有方暈二背將敗民散。日暈
 有兩直氣有叛臣。日暈有四銳氣如鋒四出者
 其下亡地。日暈氣如蛇大軍憂。天下總論曰
 日有重暈有立王者。日暈三重主兵起有赤雲
 貫之其下失地。日暈有四重敗於野其下有叛
 臣。一曰攻城圍邑不拔軍敗。日暈五重不出一
 年主兵。日暈六重其下國失政憂兵。日暈七

重主戎狄強盛。日暈八重民亂軍憂。日暈九
 重主歲荒夷人交侵。日暈十重天下喪亂不期
 年大凶各以星宿辰及日辰占之
 日並出 武密曰兩日並出天下用兵無道者亡
 又曰兩軍相當數日並出有大戰拔城各以分野
 言之。
 日鬪 武密曰兩日相鬪其下國亂
 日隕地 其下失政
 日中見鳥 主其下國分若是三足鳥見其地受殃
 出軍遇之軍敗。

日中黑子黑氣。河圖占曰：日中黑氣，日薄也。凡日蝕皆於晦朔者為日薄。雖非日月同宿，時陰氣盛，掩日光也。其占類日蝕。

日無光。京房易傳曰：日出東方二竿，停停無光，曰日病。日未入西方二竿，停停無光，曰日死。占云：日病，日死，其地分王侯災。又云：奸臣蔽，則日晝昧。甘德曰：日無光，晝昏到暮不解，有太水。日失光，所臨之國不昌，又主臣逆君。

日赤。日赤如赭色，大將軍野戰。感精符曰：日赤如火炭，主兵急。考靈異曰：日有赤足，有舉兵者。

郝萌曰：日有赤足，則其國謀叛。武密曰：赤日如血，主其下君憂，臣背，災癘盜賊並起。

日夜出。廣古占曰：日夜出，主兵起。

日生牙。廣古占曰：日生牙，其下有賊臣，欲相殘害。

虹白氣貫日。天文志曰：虹貫日，諸侯有叛。白氣貫日，主其下君憂。

日蝕。日蝕皆從西缺。若中央黑，名曰黑子。日蝕者，陰氣盛，陽不克也。夏氏占曰：日蝕而出軍者，軍傷亡，後有疾病，有軍必戰。日蝕而從中者，內有伏謀，色青則謀者止，色赤則其事成，色黃則謀者。

金鑑 卷之十八 十五
誅。色白則其事覺。色黑則逆謀成。李淳風占曰。日始出而蝕。有兵失地。日午時已後蝕者。有兵兵罷。日蝕而暈珥。白雲來去掩映。主兵起。日蝕而旁有雲。似兔如鹿守之者。不出期年。其分野兵起。凡秋有日蝕者。兵戰客勝。八月日蝕。兵起。京房占曰。若十二月日蝕。主有兵。日蝕既。夷兵起。既者盡也。當嚴號令以正其災。日以甲乙日。有二珥四珥而蝕。有白雲從中出。有兵。日以丙丁日。有二珥四珥而蝕。有黑雲從中出。兵起。疾疫。日以戊巳日。有二珥四珥而蝕。有雲從中出。有兵。庚辛壬癸日。不占兵。武密曰。日蝕大寒者。夷兵動。行軍占曰。日從下蝕。將有憂。元日蝕。從虧處擊之勝。

太陰占

月有戴氣。不出百日。人主有憂。月終歲不暈。主天下偃兵。隣國來和。月下有氣。如人相隨者。是謂惡成。其下分野侯王主之。月中有如人行者。有兩主爭。客勝。有赤雲黑雲。相交臨月。當其國有亡軍。月旁有白雲。大如杵抵月者。期六十日外有戰。破軍死將。若月旁多赤雲。如人頭。大戰。多白

爲兵勝多黑爲兵敗。月旁有白雲一。黑雲二。蒼雲三。其大如厚布。抵月貫月。圍城拔邑。月始生而復沒者亂。月角各一星。有軍在外者敗。月生仄。其下軍憂。河圖帝覽嬉曰。月有兩珥。國喜。兵在外勝。月有四珥。主喜。月大而無光。其城不降。月小而無光。其城降。月始出時。有雲居其中。似禽獸狀。甲乙日見。東方受其害。丙丁日見。南方受其害。戊巳日見。中央受其害。庚辛日見。西方受其害。壬癸日見。北方受其害。天文總論曰。月暈無光。是謂大盈。其下有兵王者。以德令除之。無咎。星入月中。其下起兵。破軍殺將。武密曰。白虹貫月。大兵將起。主野戰。春秋運斗樞曰。月垂芒刺。國昏亂。其地弱。春秋曰。月赤足。臣有過。考異郵曰。諸侯謀叛。則月生足。高宗占曰。月晝明。陰國兵強。

珥背珥。河圖帝覽嬉曰。凡月暈而珥。六十日兵起。不暈而珥。有喜。兵在外亦喜。月珥青赤。有兵。黃有喜。白有喪。黑失地。皆期以三年。月不暈而有四珥者。臣下有謀不成。高宗占曰。月有兩珥。三珥者。主國喜。荆州占曰。月昏而珥者。有半喜。夜

半而珥者。邊地有恐。月珥且戴。不出百日。主喜。
李淳風曰。月有抱珥在暈外赤者。外人勝。武
密曰。月有白珥。其下城降。春秋感精符曰。月有
背珥。臣下弛縱。欲相殘賊。

月暈。李淳風曰。經歲不暈。天下平。河圖帝覽嬉
曰。暈再重。大風起。暈三重。主兵。暈四重。其下亡國。
五重。貴女憂。六重。其國失政。七重。其下易主。八重。
其下國亡。九重。其下起兵。流血亡地。月暈有蜺
雲垂之。有戰。從蜺所擊者。大勝。月暈有雲如厚
布。若三若四貫月者。以戰。勿當。當者破軍。荊州

占曰。孟月十一日。仲月八日。季月九日。皆當月有
暈。若不暈。不出三日。主暴風雨。一月五暈。至九
暈者。失地。月暈如連環。有白虹於外。不及月者。
主女人陰謀。月暈有雲橫貫之。起兵者勝。月
暈三重。赤雲貫之。其下國亡。月暈有光。主兵降。
高宗占曰。月交暈。赤光。其國不二年。遇兵。月
暈多白氣。從外入城。攻城拔。得大將。月暈再重。
背在外者。私成於外。背在內者。私成於內。月暈
不合外者。四背珥。外有謀不成。武密曰。軍在外。
月暈者。主戰勝。一白光起者。戰勝。月春暈。歲星。

夏暈熒惑。秋暈太白。冬暈辰星。四季暈填星。皆主其下有兵。月暈五星。各以分野言之。五星色不明。主勝。五星色明。客勝。

月蝕 河圖帝覽嬉曰。所宿國。其下有大戰。拔城。

兵在內而月蝕者。其國受殃。兵未起而月蝕者。所當之國。兵戰不勝。月滿而蝕者。兩國相當。若無兵。主將死於野。月蝕從上始。謂之失道。國君當之。月蝕從旁始。謂之失令。相臣當之。月蝕從下始。謂之失法。將軍當之。月春蝕東方。夏蝕南方。秋蝕西方。冬蝕北方。其下軍憂。月犯熒惑而蝕

者。其下破軍亡地。大將憂。近一年。遠三年。夏氏

占曰。月蝕東方。其月惡風。月蝕西方。主兵利。

荊州占曰。月蝕有大戰。破軍死將。拔邑亡地。月

蝕不盡。軍破將憂。月蝕青色。五穀貴。月蝕赤

色。宜利客兵。不出一年。月蝕黃色。有立諸侯國

王者。月蝕白色。其國失地。或有喪。月蝕黑者。糴

貴。各以其下宿國占之。月已蝕而青者。為憂。

月已蝕而赤者。為兵。月已蝕而黃者。為財。月

已蝕而白者。為喪。月已蝕而黑者。為水。月秋蝕

西方起兵。月暈歲星而蝕者。天下大戰。月暈太

白而蝕者其國兵強。若戰大將有二心。巫咸曰：月犯填星而蝕者，主將亡功。武密占曰：軍在外，月蝕自下而上者，將軍當之。月蝕而聞有軍，必戰無軍，兵起隨所蝕，戰利。兩月並蝕，天下亂。月蝕有氣從外來入月中者，主憂。氣從中出者，客憂。氣從南行南軍憂，東西北亦然。氣所向者敗。月蝕後三日有雨，則事解。月蝕有彗星入月者，其下有兵。

陵犯雜占

月犯歲星 宿國民饑流散。主邊兵。晉書曰：月蝕歲星其宿國有兵叛逆之象。月與歲星同宿而蝕粟貴。

月犯熒惑 巫咸曰：熒惑與月同光，其月月蝕，有叛臣民饑。月犯熒惑，小戰。河圖帝覽嬉曰：熒惑入月中，憂在內，非兵乃盜。熒惑入月中，有兵以戰不勝。京房易傳曰：月與熒惑會，其宿國主死。海中占曰：月與熒惑合，其宿國亂起兵。月犯熒惑，戰勝之國大將死。月齧熒惑，其師破敗。天官書曰：月蝕熒惑，其國地亂。

月犯填星 巫咸曰：填星與月同光，其月月蝕，若星

擿徙其下亡地。荆州占曰。月與填星合。其下國
饑。先舉事者敗。月暈填星不明。主勝。星明客勝。
天文志曰。月蝕填星。民流千里。高宗占曰。月
暈填星所在之國。兵起不勝。河圖帝覽嬉曰。月
暈填星所守之國有德。

月犯太白。天文錄曰。太白與月同光。其月月蝕。其
下有兵。荆州占曰。月與太白皆出。有城守不宜
更城守吉。太白蝕月暈出。主將死。月暈太白
星入暈月中者。星色不明。則客敗。星色明而有角。
客勝。太白與月並明。主大戰。相去五寸。有城據

二寸憂兵。太白與月合。其分野主憂兵。月犯

太白天下民靡散。月戴太白。有卒兵期五日。

入月三日。太白失行而居月北。兵戰不勝。秋冬

入月三日。太白出西方。居月北者強。居月南者弱。

入月三日。刺太白。陽大邑拔陰小邑。驅掠出南

方爲陽。北方爲陰。海中占曰。太白居月中無光。

名月蝕太白。強國君死。太白有光。名太白蝕月。

臣叛主期三年。太白出月右。陰國有謀。太白出

月左。陽國有謀。天官書曰。月犯太白。強國以戰

敗。郝萌曰。相去五寸。天下憂兵。又曰。太白入

月中。國失政。河圖帝覽嬉曰。月犯太白。強侯作
難戰不勝。太白貫月。不出六年。國有兵。戰敗亡
地。月暈太白。其分野受兵。戰不勝。所守之國兵
起。太白入月中。將軍死。臣謀主不成。又曰。必
有內惡。戰不勝。月與太白相遇者。月出其南。陽
國受兵。月出其北。陰國受兵。巫咸曰。月未盡三
日。候太白出東方。在月北。中國不勝。負海國勝。
入月三日。候太白出西方。在月南。中國勝。負海國
不勝。天文總論曰。月未盡三日。候太白出東方。
與月相并。舉指準之間。容一指。入月三日。有破軍。

死將。主人不勝。容二指。入月九日。軍政敗。主亡地。
容三指。入月十五日。有破軍。主亡地。容四指。入月
二十日。客軍大敗。容五指。入月二十五日。有兵不
戰。並出則占。不並出則不占。

月犯辰星。巫咸曰。辰星與月同光。其月月蝕。海
中占曰。月與辰星相遇。所合宿。主雨水。河圖帝
覽嬉曰。辰星入月中。臣欲叛。月與辰星合宿。其
國亡地。月犯辰星。兵大起。月蝕辰星。其國憂
水饑。兵未起而蝕。所當之國。戰不勝。荊州占曰。
辰星入月。復出。其國分野主死。入而不出。其國君

臣憂。又日月與辰合。所宿國兵起。海中占曰。月暈辰星。春主大旱。秋主大水。又兵起。

彗星犯月。海中占曰。彗星入月中。主兵大起。期十二年大饑。若彗星入月無光。不出期年。有亡國。荆州占曰。彗星貫月。有臣謀主。彗星在月上。有大兵起。將死。四夷來侵。

流星犯月。河圖帝覽嬉曰。流星入月中。無光。有兵。有光。亡國。荆州占曰。月暈有流星出。暈中青色。主憂。主城拔。黃色主益地。白色主豐熟。黑色主軍敗。

月犯列星。河圖帝覽嬉曰。列星貫月。陰國可伐。

荆州占曰。月犯列星。其下有兵。月蝕。列星不見者。國亡。京房妖異占曰。月中有星。天下盜賊。星多者。盜賊多。荆州占曰。列星居月中。不見。其國饑。其國以二十八宿所屬十二分野而言之。

日辰占

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凡諸災變。藉日辰以辨之。有歲。有月。有日。有時。所主吉凶在焉。

甲爲齊

乙爲東夷

丙爲楚

丁爲江淮南蠻

戊爲中國

巳爲韓魏

庚爲秦

辛爲華山以西西夷之地

壬爲燕趙

癸爲常山北北夷燕趙之國

子爲周

丑爲翟亦主遼東

寅爲趙楚

卯爲鄭

辰爲晉

巳爲衛

午爲秦

未爲中山梁宋

申爲齊晉魏

酉爲魯

戌爲趙

亥爲燕代

歲月日辰時及見災臨所在之地皆同用也假令丙

辰年七月丁卯日午時災見於未地太歲在丙爲楚

辰爲晉七月申又爲鄭又午時爲秦災見未地復爲

中山梁宋卽是其地各有災也他倣此

五星占

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

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歲星盈縮以其舍

命國其星居位其國德厚五穀豐昌不可伐其對

爲衝歲乃有殃歲星安靜中度吉盈縮失次其國

有憂不可舉事用兵

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

氣罰見螢惑。使行無常。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舍命國有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饑。爲兵。所居國受殃。環繞鈎已。芒角動。搖變色。乍前乍後。乍左乍右。其爲殃愈甚。其南丈夫。北女子喪。其野亡地。其失行而速。兵聚其下。順之戰勝。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思爲正。故四星皆失。填乃爲之動。動而盈。侯王不寧。縮有軍不利。所居之宿。國吉得地。及女子有福。不可伐。去之。失地而女憂。居宿不移。國有厚福。

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太白進退以候兵。高卑遲速。靜躁見伏。用兵皆象之。吉。其出西方失行。夷狄敗。出東方失行。中國敗。若經天。是謂亂紀。人衆流亡。晝見與日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

辰星曰。北方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辰星見則主刑。主燕趙以北。宰相之象。亦爲殺伐之氣。戰鬪之象。又曰。軍於野。辰星爲偏將之象。無軍爲刑事。

凡五星木與金合。有破軍。火與金合。爲爍。爲喪。不可

用兵。金與水合。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火與水合。爲焯。不可舉事。用兵。土與水合。爲壅沮。不可舉事。用兵。與金合。亡地。與木合。主饑。水與金合。爲變謀。爲兵憂。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環繞太白。若與火戰。客勝。勝。

凡木火土金與水鬪。皆爲戰。兵不在外。凡同舍爲合。相陵爲鬪。二星相近。其殃大。相遠毋傷。七寸以內。忌之。

凡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利。積於西方。外國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及各出一方爲格。野雖有軍。不戰。

凡五星見伏。留行順逆遲速。應歷度者。爲得其行。政合于常。違歷錯度。而失路盈縮者。爲亂行。亂行。則爲天矢彗孛。而有亡國革政。兵饑喪亂之禍。凡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王者奄有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四星合。是謂大盪。其下兵喪並起。三星合。是謂警立絕行。其國外兵內喪。主饑。

填星太白辰星合宿。爲國亡地。戰不勝。歲星熒惑同舍。相去三尺。相守七日至四十日。其國外有叛臣。填星所在。歲星從之。伐者不利。

天文總論曰。太白辰星。同日出於東方。東方有兵。同日出於西方。西方有兵。太白辰星。俱出東方。皆赤而角。瀕海之國大敗。太白辰星。俱出西方。皆赤而角。中國大敗。太白辰星。色皆黑。外國利。辰星色黑。而出與太白不相從。其野雖有軍。不戰。辰星與太白不相近。出東方。若二十日至三十日。不入東南國有軍。不戰。至春夏有兵。辰星與太

白不相近。出西方。二十日至三十日。不入西方。北國有兵。辰星與太白相近三四尺於西方。二十日至三十日。有軍戰。辰星相去遠。不戰。辰星隨太白於東方。天下無兵。兵起。期六十日。太白出辰星北。客利。太白出辰星南。主人利。若併出東方。利以西伐東。軍勝。若併出西方。利以東伐西。軍勝。太白辰星俱出東方。太白先出。辰星後出。辰星上過太白而去。其下有背臣。不出一年。辰星過太白。間可容劔。小戰客勝。居太白前。上旬三日。軍罷。若出太白左。小戰。壓太白右。有數萬人戰。主人

吏死。辰星來抵太白不去。將死。有旗出上。破軍將。客勝。太白出東方。辰星居其前而不去。十五日若二十日而入。陰國兵威不大戰。客去兵罷。辰星出西方。居太白前。十五日而入。陽國有兵。辰星在西方。居太白前。辰星入而兵罷。辰星在東方。居太白前。利主。辰星與太白俱在西方。居太白前相近。其間可容劔。在西北。陰國有兵。在西南。陽國有兵。太白辰星在西南。南國之事。在西北。北國之事。在酉中。則中國之事。太白辰星相遇。太白迫之。主人不利。太白出辰星之右。居其

前。主人利。辰星入太白中。五日而出。破軍殺將。客勝。不出。客亡地三百里。視旗所指。以命破軍。辰星太白會。爲兵爲變謀。辰星隨太白於西方。環繞。若抵太白。居西北。則陰國兵起。居西南。則陽國兵起。期半年。太白自暈。天下有赦。其兵有喜。不出二十日。其國失兵。辰星自暈。有兵有水。太白辰星俱暈。而又雲掩熒惑。必有覆軍死將。二十八宿次舍占

東方七宿七十四度

角宿二星十三度爲天關。其內天庭。黃道經其中。七

曜之所行。左爲天田主刑。右爲將主兵。月暈左角。主兵。左將軍憂。月暈右角。主兵。右將軍憂。填星犯左角。大戰。太白犯左角。不可戰。亢宿四星九度半。天子內朝也。月暈亢。多雨。月暈亢外。有兵革之事。犯距星。軍將死。歲星凌犯。有小兵。熒惑入亢。主兵。太白入亢。主邊兵。氏宿四星十六度。四度二十分王者之宿宮也。月暈。大將憂。月犯。兵起。太白入氏。主兵疫。辰星守氏。主兵。

房宿四星五度。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宮。其四星。四輔

也。下一星上將。次星次將。第三星次相。上星上相。中間爲天門黃道之所經。日暈。主兵。月暈。主大風。歲星太白守犯。將相憂。

心宿三星五度。天王正位。中星曰明堂。爲大辰。主天下賞罰。熒惑太白凌犯。戰不勝。填星守光明。赤黃。主慶賜之事。

尾宿九星十七度。度八五十三后妃之府。太陰凌犯。陰國將軍死。日暈。陰國弱。歲星守犯。主旱。太白犯之。人民不安。

箕宿四星十度。後宮妃后之府也。月從箕星。多風

雨。又主客蠻夷胡貊。故蠻胡將動。必先占此。日
蝕。主疾風雨。飛石折木。月暈西北。兵不勝。月
蝕。主饑。車騎滿野。月并歲星犯守。穀貴。

北方七宿九十七度半二十五分

斗宿六星二十三度。九度九十二分。丞相太宰之位。亦

主兵。一曰天機南二星。天接庫也。天梁也。北二星

天府庭也。月暈大將刑。月凌犯。占風雨之變。

太白辰星犯守。有兵。填星犯守。臣下不軌。

牛宿六星七度。天之關梁。一曰天鼓。又上一星主道

路。次星主關梁。次三星主南粵。動搖變色則占之。

日暈陰國主死。日月蝕。兵起。月凌犯。大水。

填星居宿度三十日以上。天下和平。四夷來服。

太白入。主兵革。

女宿四星十一度。六度六十三分。主婦之卑者。太白犯

之。布帛貴。亦主兵。

虛宿二星十度二十五分半。主北方城邑廟堂。日

暈齊地。主兵。月暈。主兵。日月蝕。軍旅饑。歲

星入齊地。饑。

危宿三星十八度。十五度六十九分。衛之分野。

室宿二星十七度。爲軍旅糧之府。主二事。一星爲官。

一星爲三軍之廩。故置羽林之衛。無芒角不動。天下安。離宮六星在側。日蝕衛地。有憂。月蝕民乏食。月暈蠻夷來。熒惑逆行。凌犯。臣下有謀。主兵起。填星主關梁不通。斧鉞用。壁宿二星九度。主文章。日暈。風雨。主大水。

西方七宿八十二度半少

奎宿十六星十七度。四度四分天。之武庫。一日天

象。又曰封豕。所以禁暴橫也。又主溝瀆。歲星守之。北狄懷服。熒惑填星入分野凶。

莫宿三星十三度大。爲天獄。月暈所守犯。有兵在

外不戰。日蝕魯地。凶。歲星守之。天下安。熒惑

守犯。主兵起。

胃宿三星十四度大。六度三十一分趙之分野。天之藏庫。主食廩。

五穀府也。一日主誅捕殺。日暈。年穀不熟。月

蝕。將軍憂。月犯之。趙地兵。歲星犯之。五穀不

實。熒惑守之。旱饑。填星留舍三月。客軍敗。

太白犯之。兵起。辰星犯之。吉。

昴宿七星十一度。天耳也。主西方畢昴間。爲天銜黃道之所經。七星皆黃。兵大起。星動若跳躍。胡兵起。日暈。陰國胡主死。日蝕。臣下憂。月犯將

軍死。胡不安。歲星乘昴出北陰國有憂。胡王死。
熒惑守犯。胡人病疫。填星守犯。國安。太白守
犯趙地旱。辰星主疫。

畢宿八星十六度

十度四十六分晉之分野

其星太白天高主邊

兵。日月暈蝕。五星守犯。主陰國憂。胡王死。

觜宿三星一度。爲軍之候。行軍之府藏也。主師旅收

歛萬物。日暈陰國弱。夷狄多疾疫。日蝕邊兵

憂。月犯。主小戰。歲星熒惑填星辰星守犯。魏地

兵起。

參宿十星九度少。一曰參伐。一曰鈇鉞。主斬刈。所以

斬伐萬物。助陰也。日暈鮮卑死。又曰邊將憂。

月蝕。兵起。晉地。熒惑犯之。兵火。填星太白辰

星犯之。主兵。

南方七宿一百一十度大

井宿八星三十度

一十度五十五分秦之分野

天之南門。黃道之

所經。天之亭候。主水衡。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

平。則明而端。列鉞一星。附井之前。主伺淫奢。不欲

其明。明與井齊。鉞斧用。日暈主風雨。日蝕秦地

凶。月蝕年穀不登。月犯之。斧鉞用。歲星太

白犯守。主秦地兵。辰星入井。在外星進。主兵。星

退守井。若角動。色赤。主兵。黑主水。黃間主喜。五星犯井。鉞悉為兵災。

鬼宿五星二度大。天目也。主視明。察奸謀。東北星主

積布帛。西南星主積金玉。隨變占之。中央為積尸。

一曰鈇鎖。主誅斬。鬼星明大。五穀不成。不明則

民流鎖散。欲其忽忽不明。明則起兵。日蝕月

暈。秦地有兵。粟貴。人民憂。填星熒犯之。鎖用。

太白辰星守犯。主兵起。犯積尸。貴臣憂。

柳宿八星十四度少。七度五十六分。周之分野。天之厨宰。又主雲

雨。日暈。主兵。月暈。周地不安。填星守犯。周地

旱。太白辰星守犯。主兵。

星宿七星七度。一名天都。主兵急盜賊。星明王道昌。

日暈。周地憂。月蝕。其地饑。月犯守。兵在外

戰。主民饑。歲星守犯。主盜賊起。

張宿六星十八度。十六度七十一分。楚之分野。主珍寶宗廟天厨。

及賞賚之事。日暈。將相憂。歲星入內外。兵起

熒惑填星。太白守犯。主兵起。辰星主水。

翼宿二十二星十九度少。天之樂府。又主夷狄遠客

負海之賓。星明大。則禮樂興。四夷來。動則夷狄使

來。離徙則天下舉兵。月暈。主士卒逃遁。熒惑

太白辰星守兵起。

軫宿四星十八度半。

十二度十二分鄭之分野

主車騎凡軍出皆

占于軫。日蝕楚地災。日暈楚地兵。熒惑填星

辰星太白犯守楚地兵起。

諸星占

大角一星在攝提間赤為兵。

梗河三星在帝座北天矛也主矛鋒以備不虞。一曰

天鋒主胡兵。

招搖一星在梗河北主胡兵占其星芒角變動則主

兵革。

天門二星在左角南不見則大兵至。日暈天門關

梁不通兵起

庫樓十星在角宿南為天庫之府其六大星庫也南

四星樓也旁十五星三三而聚者柱也中央四小

星衝星明大芒角雲氣流星客星干犯則兵起

折威七星在亢南主斷軍獄。月犯折威邊將有棄

叛障。車三星在氏南天之革車也。金火守犯

兵革滿野。

官二十七星在氏宿南天子宿衛騎士之象。五星

守犯兵起。

騎陣將軍一星。騎將也。

車騎三星在騎官南。總車騎之將。主部陣行列。

四咸四星在房宿北。東咸四星在心宿北。月日五星之道也。月犯東西咸。有陰謀事。五星犯。有兵起。

積卒十二星在房宿西南。五營軍士之象。五星入

守。天下兵起。月犯天江。有兵強。河津不通。

天雞二星在狗國北。金火入守。兵大起。

狗國四星在建星東。主三韓鮮卑烏桓獫狁之屬。

五星守犯狗國。外夷有憂。火守東夷。兵起。

左右旗九星在牽牛北。天之鼓旗爲旌表。主設險備。

知敵謀。

天壘地十三星。形如貫索。在哭泣南。主北方北夷丁

零匈奴類。所以候興敗存亡。

斧鉞三星在八魁西北。主行誅拒難。斬伐姦謀。星欲

不明。若明動。皆爲斧鉞用。

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星西南。主北方蕃落。亦主候

兵壘。

壁陣十二星在室宿南。是羽林之垣壘。主天軍營陣。

五星入壘壁陣。大兵起。

羽林四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在壘壁之南。主天軍營

陣翊衛之象。月犯羽林。兵戈起。五星入羽林。關梁不通。兵起。

天將軍十一星。在婁宿北。中央大星。天之將也。外星。吏士也。動搖。主兵起。旗直揚者。隨所擊勝。

左右更五星。在婁宿西。秦爵名也。主牧師之官。牧養牛馬之屬。金火犯守左右更。山澤有兵起。

天街二星。在昴畢間。為陰陽之所分。月犯天街。兵塞道路。金火犯守。兵起。

參旗九星。在參宿西。天弓也。弓弩之候。如弓張則兵起。旗星偃曲也。五星犯參旗。主兵起。弓弩用。

狼一星。在參東南。為野將。主侵掠。

弧矢九星。在狼星東南。天弓也。主行陰謀。以備盜賊。常屬矢而向狼。

凡諸星不言兵者。不具之。皆以星名所主占之。雲氣彗孛客星流星。有干犯諸星。以其五色星名分野。言其禍福。

星變占

景星。傳曰。景星者。德星也。符瑞圖曰。景星者。大星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巫咸曰。景星見。其國昌。文士出。

周伯星 晉書曰周伯星黃色煌然所見之國大昌。含譽星 孝經援神契曰含譽光曜似彗其國喜則含譽射之蠻夷奉貢則含譽射之。

天保星 晉書曰天保星者流星之類有音如炬火下野雉鳴天保也所墜之國有喜。隋開皇元年十一月己巳有流星如炬火燭地占曰流星有聲者名曰天保所墜之處其國有喜後九年陳平天下一統。

妖星十三條

天棊星 傳曰天棊一名覺星本類彗星末銳長四丈或出東北方主奮爭。運斗樞曰彗星出東方名天棊耳德曰天棊出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必有破軍拔城。天官書曰歲星失次進而東北三月主天棊長四尺餘主鈇鉞動。

蚩尤旗星 傳曰蚩尤旗類彗而後曲象旗或曰赤雲獨見或曰其色上黃下白所見之方下有兵大起。天官書曰蚩尤旗見則王者討罰四方。孟康曰蚩尤旗者熒惑之積也。唐中宗景龍二年七月有赤氣亘天其光燭地經三日不見占曰蚩尤旗也主暴兵十一月庚辛突厥首領婆葛犯塞

國皇星 傳曰國皇大而赤。類南極老人星。或曰去地三丈如炬火。主內寇內難。或曰其下兵起兵強。或曰內外有兵。春秋考異郵曰。國皇見東南兵起。

照明星 天官書曰。照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大變。孟康曰。照明星形如三尺機。機上有九彗上向。熒惑之積也。

司危星 天官書曰。司危如太白。有角。或曰出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司危出。其下主兵衡不利。孟康曰。星大而毛。兩角。熒惑之積也。

天讒星 巫咸曰。彗出西北如劍。長可四五丈。名天讒。運斗樞曰。彗出西如劍。長可四丈。名曰天讒。見則兵起。

五殘星 巫咸曰。五殘星出東方。星狀類辰星。可去地六七丈。春秋合城圖曰。蒼彗散為五殘。如辰星出角。五殘者五分也。為毀敗之兆。荊州占曰。大而赤。類動察之而青。為五殘。見則兵起。

六賊星 巫咸曰。六賊星出正南方。其星去地六丈大而赤。動有光。天官書曰。六賊星所出非其方。皆為其下主兵衡不利。

天鋒星 宋均曰。天鋒彗象而形似矛鋒。若見則天下兵起。

長庚星 天官書曰。長庚如一疋布。著天見兵起。

柱矢星 晉書曰。柱矢類流星。色蒼黑。蛇行。望之如有毛角。長數丈。見則謀反之。兵合射所誅。亦爲以亂伐亂。又曰。柱矢黑。軍士不勇。漢書曰。秦兵亡。項羽救鉅鹿。柱矢西流。矢所觸。天下之所伐射。滅亡象也。物莫直於矢。令蛇行不能直。枉而不正。以象項羽執正亂也。

天狗星 巫咸曰。天狗狀如犬奔。星色黃。有聲。其止

地類狗。所墜望之如火。光焰衝天。其上銳。其下圓。如數頃田。孟康曰。星有毛。旁有短彗。下有狗形。邈萌曰。星出其狀。色赤白。有光。下卽爲天狗。荆州占曰。流星有光。見人面。墜無音。若有足。名天狗。其色白。其中黃如逸犬狀。主候兵討賊。破軍殺將。

營頭星 司馬彪曰。營頭星者。有雲如壞山墜。所謂營頭之星。所墜其下。覆軍流血千里。一曰流星。晝隕爲營頭。

客星

天文總論曰。客星者。非其常有。偶見於天。此天皇大帝之使。以告休咎也。一曰客星見無常所。或出西。或守東。日多者事大而禍深。日少者事微而禍淺。或見而變色。芒角。必有謀殺之兆。其色微小。卽有陰謀兵亂之事。各有星色。占之色白者。其分野兵起。有芒角者。其下破軍殺將。侵城奪邑。魏文帝黃初三年九月甲辰。客星見太微左門內。占曰。客星出太微。國有兵。十月帝南討孫權。是後累有兵殺。

流星

流星天之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者曰奔。奔亦流星也。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星。聲隆隆者怒之象也。行疾者期速。行遲者期緩。大而無光者。衆人之事。小而有光者。貴人之事。大而有光者。其人貴且衆也。乍明且滅者。成敗也。前大後小者。恐憂也。前小後大者。喜事也。蛇行者。姦也。往疾者。往而不返也。長者。其事長久也。短者。事疾也。流星所墜。其下有兵。無風雲。有流星見。良久間。乃入。爲大風。發屋折木。小流星數百四面行者。衆庶移流之象。流星如甕。大者。爲有發謀起事。

凡圍城而有流星來往過城。或墜城內營壘之中者。軍旅敗散之象。流星從彼敵出來。吾軍止。必當有間諜來說。吾士卒夜半或寅時使至。流星有流不止者。不出百八十日。動衆離散。若墜吾軍營中。大凶。可以速退軍避之。一云。易將而禳之。流星色青赤。名曰地鴈。其所墜者起兵。流星有光青赤。長二三丈。名曰天鴈。陣中之精華也。其國起兵。將軍當從星之所向吉。流星有芒或有聲。天文論曰。此爲怒氣。各以分野占之。色青爲憂。爲饑。赤爲兵馬旱。黃爲喜。爲土功之事。白爲兵。爲刑

罰。黑爲疾疫。爲死。爲水災。先看休王而占之。各以日辰宿分所屬之國分野論之。流星有光。尾狀如疋布。蒼白色爲使。色赤論兵。色黑論死喪。流星甚大。其光照地。色青赤流四旁者。五穀不登。流星犯日。映日而赤色。向日而流者。天下不安。唐太宗大曆二年九月乙丑。晝有流星。從午沒丑。潯桂州山僚隔州城逐刺史。衆流星者。陰陽之精。五行之氣。形體在下。精耀在上。衆星流者。萬人不安之象。凡衆星並流。將軍舉兵。隨流星所向擊之勝。後魏文帝和平元年三月。有流星數千萬。

西行三年六月詔將軍陸真討雍州叛民破之。

流星犯歲星 天文總論曰其地辱主。

流星犯熒惑 天文總論曰流星衝熒惑其下君有

福慶若光映熒惑者鄰國有姦謀之意宜謹防之。

流星犯填星 天文總論曰奸邪有姦人入國。流

星來衝填星其填星光潤其分野有福。流星犯

填星而色赤其分野有兵色黑其分野有水。

流星犯太白 天文總論曰流星來犯太白其分野

軍弱無兵起兵。流星來衝太白太白無光其軍

師有憂。流星潤澤前後有光而銳來穿太白其

下君有德令盛行外若有軍即還。

飛星 天文總論曰飛星類流星自下而上曰飛星

晉書曰飛星大如缶或有星如甕復皎然白前

卑後高此謂頻頑其所從者多死亡。

奔星 天文總論曰有大流星曰奔其星所墜其下

有大兵光跡相連曰流絕跡而走曰奔。

隕星 天文總論曰隕星如雨有兵亂起。

彗星 傳曰彗星所以除穢布新也。晉書曰彗星

所謂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類數寸長或亘天

見則兵起火水掃除也除舊布新有五色各依五

行本精所生。按彗無光。假日而爲光。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頓挫其芒。或長或短。光芒所及爲災。天文總論曰。兩軍相對。有彗星見。隨彗所指。擊之者勝。彗星有行。有止。若行者事小。止者事大。各以其分野占之。荊州占曰。諸彗出。長三丈以上。期一年。四丈以上。期三年。十丈以上。期五年。凡彗星所干曆。百日以上。期三年。百五十日以上。期五年。二百日以上。期七年。彗星見。則敵國兵起。得本者勝。彗星昏見。其國受兵。彗星見久。其災深。見短。其災淺。

彗星出。有叛者。兵起其國。一曰。不出一歲。天下大水。其邦尤甚。運斗樞曰。彗星見。後曲象旗。則王者討伐四方。

孛星 傳曰。孛星者。惡氣所生。爲亂兵。以分野言之。主兵災。

虹霓 武密占曰。虹霓。陰陽之氣。和則爲雨露。怒則爲風雷。散則爲虹霓。虹者攻也。陰氣攻陽氣也。蜺者嚙也。災氣傷害於物。如有所嚙。一曰。樞星之氣。散爲虹霓者。斗之亂精也。斗失則爲之。一曰。陰陽不和。交錯之氣。雄曰虹。雌曰霓。雙出色鮮者。

為虹。暗者為蜺。若攻城有虹從外入飲城中水者。從外順虹攻之勝。屈虹入城中其城可屠。若城上有黃虹貫城中主喜。青黑凶。赤白城陷。大戰流血。虹霓有指者。從所指擊之勝。二屈虹東出。其下有大戰。亡城破軍將死。五虹俱出兵起期三年。虹霓似日月暈者。必有破軍。先起者勝。虹從井中出。或飲井水者。主兵起。

雲氣占

將軍氣象 將軍之氣上達于天。主名將多謀。猛將之氣如龍。兩軍相當。若發其上。則其將猛銳。

如虎在殺氣中。猛將欲行動發虎氣中赤。主有暴兵起。吉凶以日辰決之。又猛將之氣。或如烟火狀。或如山林竹木。或紫黑色。或上黑下赤。或似黑旗。或如張弓弩。或如塵埃頭銳而大。住於營壘軍上者。皆猛將氣也。敵軍上氣如困倉。日見而益明者。此猛將之氣不可擊。敵上氣黃白而轉澤者。將有盛謀。不可擊。氣青白而高者。將勇。若大戰。觀氣前白後青而高者。將弱。士勇。前大後小者。將怯。敵氣上黑下赤。氣在前者。將精悍。不可當。氣青而踈散者。將怯弱。軍上氣發。漸漸如

雲變作山形者。將有深謀。不可擊。若在吾軍上。速戰必大勝。敵上氣如蛟蛇向人。此猛將氣。不可當。若在吾軍。戰必大勝。凡赤氣上與天連。軍中
有名將。

軍勝氣象。凡將帥士卒勇銳。則爲勝氣。可察而行之。凡氣上與天連。此軍士強盛。不可擊。若在吾軍。可戰必勝。軍上氣如火光。將帥勇。士卒猛。不可擊。在我軍上。速戰大勝。軍上氣如山。或如林木。將士勇。不可與戰。若在我軍上。戰必大勝。軍上氣如塵埃粉沸。其色黃白赤。如旗旌。無風而颺。

此軍欲勝。不可擊。在吾軍上。戰必大勝。營上氣黃白色。光潤重壘者。勿與戰。兩軍相當。上有氣如持斧向敵。戰必大勝。向我主凶。兩軍相當。上有氣如蛇舉首向敵者。戰必大勝。敵上有氣如足帛者。此是雄軍之氣。不可攻。若在我軍上。戰必大勝。敵上有雲如牽牛。未可擊。遙望軍上氣如鬪鷄。赤白相隨。在他軍上。主得天助。不可擊。若在吾軍上。可戰大勝。軍營上有赤黃氣上達于天。亦不可攻。凡軍上有五色氣。上與天連。此天應之軍。不可擊。其氣上尖下大。其軍旅日增。主

士卒銳。軍上氣似堤。覆前後者必勝。若覆吾軍。上急往擊之大勝。軍上氣銳。色黃白。團圓而潤。澤者。敵將勇猛。其士能疆戰。不可擊。雲如日月。而赤氣繞之。如日月暈狀有光者。所見之地大勝。不可攻。敵上氣如雲。常有氣不變者。堅固難攻。凡雲氣如虎踞在軍上者勝。軍上氣如塵埃。前後高者。將士精銳。不可擊。軍上氣如華蓋。勿與戰。雲如旌旗。如鋒刃。向我者勿與戰。兩軍相當。敵有氣如飛鳥。徘徊在軍上。或來而高者。兵精銳。不可擊。黑氣出。上有赤氣。臨我軍上。敵強

我弱。軍上氣如馬。首低尾昂者。勿與戰。軍上雲如杵。勿與戰。望四方有赤氣。如赤鳥在黑氣中。如黑人在赤氣中。如赤杵在黑氣中。如人十十五五。及狀如旌旗。在黑氣中。赤氣在前者。敵人精悍。不可當。敵上有雲如山嶽。不可擊。有雲長如引索。在陣前後。或一或四。黑色者主陰謀。青赤黃色。急去。月暈有黑雲氣入暈中者。隨所入擊之勝。暈有抱。所臨者勝。日暈相交。居上者勝。虹直指順之。而擊。可勝。暈有抱。有虹順。遶抱者勝。日旁半暈兩頭尖。有大戰。隨所指擊之勝。

戰陣氣象 氣青白而高者。將勇大戰。氣如人無頭。如死人卧。如丹蛇。赤氣隨之。必大戰。損將。四望無雲。獨見赤雲。如立蛇。其下有流血。四望無雲。獨見赤雲。如覆船者。其下有戰。初出軍日。天昏溟漠。雲氣陰沉。寒慘者。必戰。若清暢晴和。風鹿不動者。不見敵。亦不戰。有青氣。見軍之旺。相方者。當成交戰。不見者。不戰。若白虹。赤虹。見敵上。其下必大戰。流血。赤雲。屈盤。停住者。其下有流血。白氣。如車。入北斗。中轉移者。下有流血。大將

死。雲如農夫耕壟者。兵必大戰。日旁有氣。相交貫穿。或相背。軍中不和。日有白氣。若虹。交見者。從上擊下。勝。無軍而見者。下必流血。兩軍相當。必交戰。有白虹。四五六見者。亦必大戰。日旁有一缺。主一人死。其下兩軍相當。不利先舉。月初滿而蝕。軍必戰。日月有赤雲。截之。如大杵。軍在外。萬人死。其下兩軍相當。不利先舉。陰謀氣象。白氣群行。徘徊結陣。來者。為他國人來。欲圖人不備。視其所往。隨而擊之。可得。日月濛濛無光。士卒內亂。將軍宜循法度。察有功。以自明。

及有兵內發用嚴刑而伺姦人者勝。天氣陰沉不雨。晝不見日。夜不見星。月三日以上。陰謀也。將軍宜謹左右及敵人。五日至七日。有謀擁蔽。將奪其權。主刑殺事。連陰十日。亂風四起。欲雨不雨。名曰濛。主臣謀上。天氣陰沉。日月無光。晝不見日。夜不見星。月。雲障而不雨。此謂君臣有陰謀。兩敵相當。共圖議事。若晝陰。夜月出。上謀下。夜陰。晝日出。下謀上。黑氣如幢。出於營中。上黑下黃。敵欲來求。無誠實之言。九日內宜警備之。黑氣臨我軍如車輪。敵人謀亂我軍。黑氣遊行。中含五

色。臨我軍上。敵必合謀來伐。諸國反謀。軍自敗。守城氣象。凡白氣從城中南北出者。兵不可攻。城不可屠。城中有黑雲如星。名曰軍精。急解圍去。有突軍出。客敗。城中白氣如旌旗者。勝。若赤界其邊。精銳不可當。赤雲臨城。有大慶。黃雲臨城。大喜慶。青氣色從城中南北出者。城不可攻。青色如牛頭觸人者。城不可攻。城中有氣出于東。其色黃。此天城不可攻。白氣從中出。青氣從北入及回旋者。軍不得入城。諸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者。為城有賢輔。疾去勿攻。城中氣

出於外如火煙者。主人欲出戰。其氣若無極太極者。不可攻。城上氣如雙蛇者。難攻。若前高後卑者。攻之可拔。後高前卑者。不可攻。赤氣如杵形。從城中出向外者。內兵突出。主人勝。城上有雲。分爲兩彗狀。攻不可得。城上之氣。不見於外者。不可攻。有赤氣從城上出者。內兵勝。宜備之。凡城中有諸氣從城申出入。吾軍上者。敵家氣也。濛氣繞城不入者。外兵不得入。日暈有白虹貫之。其城可拔。日暈有青氣從中起。四出者。申勝。勿攻。

攻城氣象。凡城上有赤氣黃氣四面繞之。城中大將死。城降。城上有赤氣如飛鳥。城可急攻。必破。城上有赤氣。有如破陣。城可攻。城上無雲氣。主士卒敗散。城上營中有赤黑氣。狀如狸皮斑。及正赤者。軍破。城上氣如死灰色。及上不出者。城可攻。攻城圍邑。其氣如灰。氣出而覆其軍上。士卒多病。城可屠。城上氣出。復入城中者。人欲逃遁。城上氣聚如樓。見外者。攻之可得。城中氣起而上赤者。城可屠。城上有雲如衆人頭。赤色。下多流血死喪。氣出南北。城可尅。其氣出

出於外如火煙者。主人欲出戰。其氣若無極太極者。不可攻。城上氣如雙蛇者。難攻。若前高後卑者。攻之可拔。後高前卑者。不可攻。赤氣如杵形。從城中出向外者。內兵突出。主人勝。城上有雲。分爲兩彗狀。攻不可得。城上之氣。不見於外者。不可攻。有赤氣從城上出者。內兵勝。宜備之。凡城中有諸氣從城申出入。吾軍上者。敵家氣也。濛氣繞城不入者。外兵不得入。日暈有白虹貫之。其城可拔。日暈有青氣從中起。四出者。申勝。勿攻。

攻城氣象。凡城上有赤氣黃氣四面繞之。城中大將死。城降。城上有赤氣如飛鳥。城可急攻。必破。城上有赤氣。有如破陣。城可攻。城上無雲氣。主士卒敗散。城上營中有赤黑氣。狀如狸皮斑。及正赤者。軍破。城上氣如死灰色。及上不出者。城可攻。攻城圍邑。其氣如灰。氣出而覆其軍上。士卒多病。城可屠。城上氣出。復入城中者。人欲逃遁。城上氣聚如樓。見外者。攻之可得。城中氣起而上赤者。城可屠。城上有雲如衆人頭。赤色。下多流血死喪。氣出南北。城可尅。其氣出

而東城可攻。其氣出而西高城可降。其氣出而高無所止。用日久長。有氣從城外而來者。兵欲盜攻。凡攻城黑雲臨城者。積土固險之象。黑者水之氣。城池之象。我據城敵不可攻。敵據城我不可攻。有白氣如蛇來止敵城上者。急攻之。小緩則失。若從其城來指我營者。宜急固守。凡攻城有見白氣繞城而入者。隨所入急攻之。小緩則失。凡攻城若雨濛霧黑。日光無色者。主勝。勿攻。雲氣如雄雉臨陣。其下必有降者。濛霧圍城而入。城外兵得入。有雲如立人之狀。或如立牛

圍城上者。氣如交虹向內者。城可攻。若有雲內屈虹從外入城中。三日內城可屠。日重暈而白虹貫日。圍城客勝。

暴兵氣象。白氣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出。至八九者。急兵至。白氣如仙人衣。千連萬結。部隊相逐。罷而復出者。當有千里兵來。黑氣從敵方來我軍上。敵欲襲我。敵人至。宜備不宜戰。敵回從而擊之。小勝。天色蒼茫。有此黑氣。依日支干數內推之。無風雨。則此氣所發之方。必有暴兵。日尅時則凶。時尅日則散。此氣所發之方。當有使

人告急。一人來則氣一條。二人來則氣二條。三人來則氣三條。若散滿一方。則有衆來。期至。依支干數內而筭。有風雨則伏。壬子侯四望無雲。獨見赤雲如旌旗。下有兵起。若遍四方者。天下盡有兵。若四望無雲。獨見黑雲極大。天下兵起。雲半天兵半起。名曰天溝。三日內有雨。災解。敵欲來者。其黑氣上有赤雲。其下敵必至。雲氣如旌旗。賊兵暴起。氣如人。色赤白而猝至者。是暴兵起。有氣如人持刀盾。有雲如人坐。赤色。臨我城邑。有卒兵至。驚恐。須臾去。雲如赤虹。有暴兵。白虹長。

出。皆有暴兵流血。有雲如人行。止不定。有暴兵。赤雲如火者。所向之處有兵。天有白氣狀如白布。經丑未者。天下多兵。赤者尤甚。有雲如胡人列陣。天下兵起。有雲如疋布。亘天下者。兵起。有白氣起。廣六丈。東西亘天下者。兵起。有雲如狗。四五相聚圍者。兵起。四方清明。獨有赤雲赫然者。所見之地有兵。

伏兵氣象。軍上有黑氣。渾渾圓長。赤氣在其中。其下必有伏兵。不可擊。兩軍營欲戰。或對壘相守。望彼軍上有白氣如粉沸。起如樓閣狀。其下伏兵。

萬人不可輕舉。軍行近山林坑谷間。當善防之。既
是伏兵之地。而上有氣者不疑。雲氣紛紛相連
及似蒿草數尺。此以車騎爲伏兵。雲如布蘆之
狀。及似蒿菜盈尺許。此以步卒爲伏兵。伏軍之
氣如幢節狀。在黑雲中。或如赤杵在黑雲中。或如
黑人在赤雲中。勿先動。黑氣出營南。賊逃我後
有伏兵。謹候察之。兩軍相當。有赤氣者。乃伏兵
之氣。若前有赤氣。前有伏兵。後有赤氣。後有伏兵。
左右亦如之。審察則知伏兵所在。軍上有氣。黑
色。黑色中有赤氣。必有伏兵。不可攻。前有黑氣
後有白氣。必有伏兵。不可攻。有雲如山林在外
者。有伏兵。

軍敗氣象。敵上有氣。上黃下白。名曰善氣。所臨之
軍。欲求和退。敵上有氣。囚廢枯散。如馬肝色。或
如死灰色。皆爲將敗。敵上氣乍見不見。乍聚不
聚。如霧始起。此敗氣可擊。若上大下小。士卒日減
凡軍營上十日無氣。此軍必敗。有赤白氣乍出
即滅。外聲欲戰。其實欲退散。黑氣如壞山隨軍
上者。名曰營頭之氣。其軍必敗。軍上氣如火光
夜照人。軍士散亂。軍上白氣出而半絕者。軍欲

敗走。一絕一敗。再絕再敗。三絕三敗。在東發白氣者。災深。軍上氣如羊形。或如猪形。此是瓦解之氣。軍必敗。敵上有氣如雙蛇。或如雙蛇守日。疾往攻之。大勝。軍上有氣如粉如塵如煙。軍欲散。軍上氣五色雜亂。東西南北不定者。其軍欲敗。軍上氣如群猪在氣中。此衰氣。擊之大勝。軍上赤氣炎炎降于天。衆亂將死。彼軍上有氣蒼蒼。須臾而散。擊之必勝。在我軍上。宜固守。軍上有黑氣如牛形。或馬形。從氣霧中下。漸漸入軍。名曰天狗下食血。主軍散敗。敵上氣如群鳥亂飛。

衰氣也。伐之則我軍勝。望彼軍上氣如垂衣。如人相隨。擊之可得。望彼軍上氣紛紛如轉蓬者。急擊之。望彼軍上氣色如揚灰。敵欲退去。氣蒼黑形如粉亂者。士卒饑。兩軍相去十里內。三里外。望彼軍上氣高。而前後青白散者。此敗軍之氣。可擊。雲如覆船。如車蓋者。其軍必敗。雲氣如人頭。臨軍營中。戰不勝。主流血。敵上雲如群羊。如驚鹿。必退走。宜急擊之。雲如卷席。如疋帛。亂壞者。皆爲喪敗之兆。可攻而擒。雲氣蓋道。蔽濛晝冥者。飯不暇食。炊不及熟。可急去也。雲如

鷄兔臨營者軍敗走。軍上氣黑而卑。如倒樓狀。
 軍移必敗。敵上氣如人卧。無手足。或似車徘徊。
 不起者敗。氣如擊牛。凶敗之氣。敵上氣如雙
 蛇。如飛鳥。如决堤。如壞屋。如人相指。如人無頭。如
 驚鹿相逐。如兩鷄相向。皆為將敗之氣。凡降人
 之氣。如人皆义手低頭拜跪。又如人义手相向而
 立。又白氣如鳥聚入屯營。連結百餘里不絕。而須
 臾下者。當有他兵來降。氣如黑山。以黃雲為綠
 者。欲降服之象。氣青而漸黑者。將欲死。雲氣
 如人頭者。是將軍失兵之象。散軍之氣。如燔生

草之煙。前雖銳。後必退。得歲月利。便擊之。必勝。
 黑氣臨營。或聚或散。如鳥將宿。主敵人畏我下營。
 守定。終必逃遁。逼之大勝。若在吾軍。善撫士卒。
 日暈中有氣如死蛇者。將軍死。兩軍相當。不利先
 舉。日旁有赤雲如垂鍾。其下有將死。日月暈。
 有青氣所臨者敗。軍上有白虹。及蜺屈者敗。
 軍上有白虹。及蜺入營者敗。日暈氣後至先去
 者敗。凡日月暈。與氣亦暈。以先至者為發。以先去
 者為敗。軍上若有日旁虹蜺。及犯逆之戰者敗。
 日暈有四缺。在外軍盡散敗。

氣象雜占

星有兩彗。上似有蓋。下連星。名曰歸斜。歸斜見主。有歸國者。日暈有黃花色。抱珥直光。戴覆黃色。皆喜慶之事。軍中多迅雷。其軍即罷。京房占曰。赤氣如撒蓋覆軍上。千里內戰有慶。千里外戰有憂。黃氣臨營。東西向並凶。北向吉。赤氣隨日出。軍必有憂。隨日沒。外必告吉。赤氣血色者。流血之象。赤氣如火形見者。臣叛其君。不過三朔。赤氣如龍蛇在山頭上。又夜光見者。臣離其君。爲客所傷。人民流移之象。黑氣如死人頭在他營

上。敵人有所獻。且求降。許之。不許。必有戰功。須戒士卒。主多死。黑氣如牛頭龍馬蛇變化。當審而察之。夷兵欲敗。中國宜遣伺候。凡出軍向東。伐而有白雲從西來。因隨而擊之。勝。若有赤雲從東來。逆軍者。敵勝。我軍當敗。急宜屯守。他倣此。黑氣如積土在我軍上。敵來襲我。我必堅守。經月敵必離離而後戰。大勝。凡對敵在東方。白雲東去。而有雲又東來相迎者。或雲已去。而有風隨之所。望如龍虎之狀者。若在我軍。皆大勝。雖雲從而風逆者。亦不可戰。凡有雲氣橫來者。兩軍未合。急

先伏止。當有遁將。若黃氣在吾軍者。急令舉兵。不
速戰。士卒懼。必罷軍吉。凡兩軍相當。彼軍上不
赤氣。狀如疋布。廣長數十丈。其下色黃白。必有背
叛之軍。晝見在臣。夜見在兵。宜備之。凡被圍。平
且視圍上氣鬱鬱如火光芒者。其方有救至。無者
無救。軍行有白氣如虹者。軍大驚。宜備之。若
黑氣南比如陣。國將有憂。不然有大水為害。白
雲白氣極天南比如陣。有慶。黑雲東西如陣。有
憂。若天氣蒼芒。而東西極天。移日不動者。為憂
深。此氣以戊巳日出為災。赤雲臨圍上。東西如

陣者。兵敗。凡霧春以甲乙寅卯日。氣色青。出東
方。利中方。客勝。凡霧夏以丙丁巳午日。氣色赤。
利西行。客利。主人凶。凡霧四季以戊巳辰戌丑
未日。氣色黃。利北行。客利。主人內亂。凡霧秋以
庚辛申酉日。氣色白。利東行。利為客。先舉兵勝。後
舉兵敗。凡霧冬以壬癸亥子日。氣色黑。利南行。
凡興軍動衆。雲氣亂壞。大風將至。視所從來避
之。雲甚潤而厚大。雨必暴至。四始之日。有黑氣
如陣而重大。多雨。氣若霧非霧。著衣冠而濡。見
則其城帶甲而趨。日出沒時。有雲橫截之。白者

喪。黑者驚。三日內有雨則災解。雲氣如鬼。臨軍營中。其軍士死亡。天有青氣入營者。兵驚恐。天有赤氣入營者。兵暴驚。天有黃氣入營者。有兵和鮮。天有白氣入營者。兵強。天有黑氣入營者。大主疾病。且兵衆相殘。宜急移營。有雲如蛟龍所見處。將軍失魄。有雲如日月暈。赤色。其國凶。青白色。有大水。有雲狀如龍行。國大水流亡。凡遇四方盛氣。勿向之戰。甲乙日青氣在東方。丙丁日赤氣在南方。庚辛日白氣在西方。壬癸日黑氣在北方。戊巳日黃氣在中央。四季之戰。當避此吉。逆之必敗。甲乙日平旦所向有白雲。不可攻。丙丁日日中。所向有黑雲。皆爲堅敵。不可攻。他倣此。赤氣如火者。叛其君。赤氣加西方者。客勝。加北方者。客敗。加東方者。和鮮。不鬪。加南方者。軍還。天下安。他倣此。凡天見五色雲氣。望東西南北。至子午卯酉。若百步千步。十丈至百丈而來。如車道行者。若與日辰相尅者。大鬪。不相尅者。不戰。旺氣所臨。有天命。爲兵強。相氣所臨。爲戰勝。死氣所臨。爲喪敗。囚氣所臨。爲拔圍降敵。休氣所臨。爲兵罷無功。各以旺相休囚言。

行軍災異雜占

將帥床帳及棹無故自動者。主遠行。如無遠行。下欲謀之。將帥衣服無故血污。下欲謀上。宜施恩警備。將帥槍刀劔箭無故出匣。主鬪。凡軍馬旗纛無故倒折。主大將失位。鼓角刀劔自鳴者。陰謀之應。將帥目動耳鳴。及無故自驚。并不覺咄嗟眼淚者。並是下人起念生謀。宜防之。鼓忽自鳴。主敵人來。軍中馬生角。下謀上。將帥騎馬之次。無故回頭。齧人靴鞅。觸人衣裳者。主下有陰謀。已成防之。大將門廳自鳴者。主下謀上。鴉鵲禽

雉等。飛入帳幕中無聲者。必有下傷害。大將軍食次。其匙筯自動者。其下行毒。狗無故上床。主下謀上。蛇入廳及帳幕中。屈盤。勿損之。有陰謀相助。將帥睡中高語。自覺驚寢。計謀必有神助之應。凡城郭中及營砦中。木上有鳥作巢。忽樹巢折。卸鳥去者。兵大凶。宜別下城砦。若夢得大魚戰大勝。若夢聞雷劈破大賊。急進兵大勝。夢見日暈。有下人謀上。夢見霜雪。軍將失勢。夏月大凶。士卒逃散。夢見槌鼓。大鳴大勝。小鳴小勝。夢見大水泛漲。軍陣必勝。夢見食泥土。必

收城郭。夢見自身病。必加爵。困者甚吉。傍有哭聲。必凶。夢見吐嘔者。有病出也。夢見水乾。得小魚半死半生者。主口舌。五日內當戰不勝。夢見牙旗折倒者。軍威失利。夢見走馬快利。戰勝。行遲者凶。夢見身入井者。被牢獄厄。宜撫士卒。夢見人遺刀劍。戰必勝。夢見身飛颺者。戰勝。名聞千里。夢見天道中走。及大戰者。有戰。凡為將帥領士卒。察淵奧。測成敗。參諸天道。不可不知。常視神光。可見吉凶。欲交戰之時。當以手隱眼角。則見其色。若見光色。各以五行言之。黃光者。必

獲敵人金帛。赤光者大喜。白光者兵亦相交。主流血。青光者主有憂。黑光者主大憂。凡出軍。忽見狼虎在軍前後吼哮。及入軍營中者。不出五七日。有戰。先衝突者大勝。虎豹熊入軍營。及傷害人者。主大賊至。鹿獐兔之類入軍營。皆主營空。急移營吉。軍行營幕已成。忽見虎從外入我營。走過軍中者。急移必敗。猛獸至軍營。敵人必勇。必有突入我營之機。或有姦覘我軍。慎之。兩軍相當。飛鳥入我城壘營陣者。大凶。急移營陣吉。兩軍相當。有虎狼豺狸走入其中。或圍繞軍營悲鳴。

者將有凶必大敗。宜撫士卒。翼日而戰吉。若在彼軍中鳴急進兵攻戰。軍中或有豺狼及雉飛入營者皆凶。急修德揚武吉。營陣前後左右有狐狸向軍四面鳴者。戰必敗。宜固守。軍營城壘。往往捉得狐狸者。敵人來戰必破之。狐狸麋鹿之類入軍營者。不出五日。主軍驚。可移軍候防。候必得敵人。凡野獸入軍。皆與將為應兆。兩軍相當禽獸從將軍命德上來。并歲月日德上來者皆吉。慶若從將軍命刑。及歲月日刑上來者。主失位有凶之兆。軍行馬無故食砂石者。決應兵強戰勝也。軍中衆馬晨夜鳴者。當有暴兵至。主士卒戰敗之兆。急防之。

人物雜占

婦人好為小服。兵革動。人衣服尚寬。時平。人吉。人死復生者。兵起。人生牛。兵起。小兒為旗幡戲者。不二年。戎馬興。小兒作兵馬戰鬪。不出一。年。兵起。小兒為歌謠戲語。善惡如其言。人尚胡服。戎虜相侵。人尚彩畫衣。主兵起。龍飲軍中水。國虛。龍冬見于道。或鬪邑中。其地有戰爭。凡行軍將馬前忽見大蛇攔道。宜便住軍。不可

進亦不可戰。有鄰人來驚我軍。軍行忽見蛇交者。主將凶。軍行前見赤蛇者。急警備。必有交戰。軍行見蛇道中入水者。得敵便利吉。軍營既成。有大蛇入營求食者。營欲荒。急移營吉。蛇集道上及郡邑中。主急兵。軍營地多蛇蟲。散敗之兆。軍行見蛇在地前有伏兵。鶴鵲鴉鴿巢軍營宮室。不出三年。夷狄來侵。鴻雁之屬來翔營府之上。三日內群謀將起。大兵且至。鳥巢城上城下。不出一年。其城被圍。鳥不巢木。多在屋室上。此謂失常。衆鳥集水上有兵革。蝗蟲飛從

他處來。忽死。不出三日。兵大起。軍在野。蜂衆集營壘。軍散敗。蜂蝶衝軍。有賊衝突。軍行逢蜂蝶赤色者。必交戰。并伏兵。軍營中卒見蜂鳴多聚者。急移營。主士卒逃散。軍在野。有飛鳥不知名。入軍幕中。凶。宜移軍無災。衆鳥集將軍旗上有憂。鳥集城上。將軍病死。群鳥夜鳴。郡邑有憂。大鳥殺物于軍前後。有大功。衆鳥徘徊于軍上。必有暴兵。不出三日。群鳥相迎于軍中。有暴兵起。若戰有功。衆鳥在軍營上交飛相擊。其下必有兵戰。衆鳥翔起障日。群下有謀。宜警備之。

衆鳥宿城上。其頭向內。城必被圍。軍出郊野。有鳥迎之。是謂受福。敵人降伏。兩軍相向。有飛鳥來而漸高。有銳兵來相攻。宜備之。群鳥集城上。及軍營中。鳴噪。其地流血。白鵲。白鶴。此是兵災。不宜攻戰。群鳥集于軍營前後。凶。有群鵲所向。隨鵲攻之。大勝。衆鳥起。軍左。還泊軍右。賊有伏兵。宜候之。凡野禽入營。敵來。宜備之。衆鳥飛舞于市邑。有兵。鳥雀自死屋上。或軍營內。其下地凶。有大鳥逆行陣上。主兵至。衆鳥四面鳴。軍上有暴戰。野鵲衆多。先水後旱。冬有兵。

雉相戲。軍砦中及闔。其將憂。鷄不卵而生子。及異。其形皆主有兵。鷄聚鳴。主大兵。六畜能言。善惡如其言。亦爲大水。軍行。忽豺狼之類。猖獗來衝軍。凶。熊羆及害人獸入營中。賊欲至。狐貉叫鳴。回走軍壘中。軍敗將辱。猿猴入軍壘中。內有奸謀。兵起。狐狸走入軍營中作巢。其營主空。野獸突入我軍旅中。主其軍分。猛獸在軍前驅。如引軍者。主有城降。獺入人家及屋上。主憂兵。麀鹿入軍營。兵敗散。急去之無害。狐狸向彼軍鳴者。彼軍敗。宜急擊之。若鳴于我軍。宜撫。

士卒。鬼上城邑必空。軍行卒有白兔破軍殺將。牛生兩頭其軍分。牛生犢人面獸身兵起。牛夜鳴有暴兵。犬群會于街衢主有賊兵。軍在野及營中馬食砂石戰勝。軍中安營畢忽有牛馬入我軍中戲軍敗。驢馬相追戲于軍門。兵罷。軍行路中見赤鼠在軍前良久不去必有伏兵。須警備。軍行野宿鼠咬旗鼓者賊欲來斫營。軍行營陣未罷有鼠作雄鷄聲者行營凶。軍中夜被鼠穿作地孔者移營吉。營壘中晝夜見鼠走者五日內主有水災。鼠巢于木主大水。

鼠衆舞于道主兵。鼠無故皆夜去邑有兵。鼠咬兵仗主被傷。鼠嚙人足有敗亡。鼠群行不畏人晝爲饑夜爲兵。鼠聚軍營中軍破移營無災。數小鼠出見軍中將有叛者。軍在野營中忽見龜兵散亡。食器中有血宜弃之。衣服無故腥臭者宜弃之。衣服無故裂有聲者勿宜服。

風雨賦

高明上覆日月星辰沉潛下載風雨雷神占斗光之明暗辨月色之初新魁畔黑雲見沾滋于當夜。

魁星北斗

前四星是也若黑雲掩斗口是夜雨

罡前黃氣知潤澤以來晨

罡北斗七星

是遍掩映而三日。北斗云通掩獨演濛而半旬。斗間

星雲蔽三戊巳六龍若魚行而大灑。戊辰巳巳各日

占日下夜占斗若雲氣蒼潤如斗間五色如龜動以

長津。斗間五色雲氣如雨類南天而炎火同中岳以飄

塵。南天者赤色氣中岳者黃色氣斗間赤氣主旱主

龍亥子壬癸杓前白氣而大遭風雨。杓北斗後節內

丹霞而甚益農人。每交節氣日早見六甲晴空一旬

竭澱。凡一甲管一旬甲日無雲氣如出五行逐面。雲

看出何方定雨如東方應甲乙日雨其餘倣此青雲

壬癸日雨五色逐卯日同甲四方之氣象為因。五卯

甲日且夕滋蒼諸干之期程立變。平日且占看黑雲在

乙日之紫烏白兔降未升而雨露。日紫月白素日丹

蟾升未降而炎旱。日白月赤陽碧陰綠未交而景色

將寒。天氣下降地氣未升日色青月奇黑耦青未密

而虹霓欲見。奇者日耦者月也日黑若乃重占卯日

雲聚中央寒風冽土樹折四方雨瀉傾頻無之則別

生災異攢興兵賊有之則大起凶殃。甲卯日如前天

止災殃亦必主盜此五音之宮羽。子午時為宮卯酉

賊兵起應在五日。商巳亥時為角丑未寅申時為徵也又土為宮木為

羽木為角火為徵金為商如徵日徵風時加丑未寅

申有火災角日角風時加巳亥有災病商日商風

時加辰戌有兵起羽日羽風時加卯酉有雨水裁

卷之十一

兵錄

六十三

六義之柔剛

六義者六情也如寅午日為廉貞風從南來主喜慶樂事巳酉為寬風從西來

主酒食樂事丑戌為公風在西南來主報事善相通和悅之事申子日為貪狼風從北來主侵奪財貨賊盜兵起寅卯日為陰風從東來主七日有陰賊入界偷劫營寨之事辰未日為奸邪風從東北來七日內有虛驚姦非事如風清不寒事壬子至丁各轄三朝善如昏濁破屋拆木則凶也

高燥則雲藏計數

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每日管三日陰暗假如壬子日出

有雲氣濃黑在斗上下左右則戊午巳未庚申三日內若無雲氣精明者此三皆晴餘皆做此占之丙子終辛每管五日低濃則雨遍諸鄉連窺天漢蛇經

而霧集雲屯累顧銀河猪越而風調雨順

天漢銀河即天河也

其雲黑潤如猪蛇形經越來往無雲掩映當旬之草

木不滋有氣侵凌逐限之田園益潤

言天河中及五卯六甲雲氣往

來如前黑牛夜半如龍在震以辰期

癸丑日夜半黑雲氣狀如龍在

震位辰青龍辰前似馬當離而午信

辰日早有雲氣狀如馬形在離

位主午月初兩曜青黑潤明旬當數雨黃色乾晴

日月也每月初占日月如青黑則月多雨如黃赤則月多旱旦候孤光雲帶中央

而不動日高三丈雨施四面以頻行

孤光日光也日出時雲蔽日不見不散移主日

中時雨即降也朝視東方積土之雲形便瀉暮窺西

上累蓋之氣象尋傾晨候北方雲多黃黑曉望南行

雨雷立見躍躍猪氣山奔而七子之期

七子應在鬱離風乾去以八辰之索

八辰亦雲帶橫列寅卯為

甲乙之名日位次當辰巳作丙丁之色午未之間見

戊巳日以無差。坤申之上行雲。庚辛日而不易。若當

炎旱。熒惑少退于河津。火星守天河及河。中星象稀少主旱。或遇霖霽

辰象曜繁于漢泊。天河星多。皆主雨水。兼以天威雹凍。神怒雲

靈。漫洒輕吹。遠邇而仁。君惠重。君正臣忠。先風後雨

以詳審。上驕下誦。始雨終風。而禍占。填逆入河。法令

急而淋漓。填星土星。逆行河也。熒惑犯木。政理乖而旱炎。熒惑

也若凌犯辰星主旱。明陰陽開闔之節。達璇璣運行之數。四仲

加變。朝中夕半以興雲。四仲子午卯酉也。凡四仲年。月日時若太乙移宮有雲掩

日青黑明潤必雨。朝中日。午時也。夕半夜子時也。六壬發傳。龍水干支而致

雨支于兩位。非其所以無多。月宿十精。當是方而遍

溥。春三月丙丁夏三月戊巳秋三月壬癸冬三月甲乙日土王用事時庚辛日各月宿十精日不問有

無雲氣但逢此日必大風雨或陰雨不應是土王用事時庚辛方應如春三月丙丁應也。金水出

入。起風霧以連天。金水二星初出初。入之日有風雨。畢月相逢。布雲

雷于下上。月犯畢星主雨。銅雀屏氣。池枯而徵鳥翅張。銅雀鳥名。

鳴則五穀熟。屏氣不鳴也。主旱。又蛛蛛。蛇有四翼。各徵鳥也。見處主三歲大旱。石燕翔翔。川

溢而商羊鼓舞。石燕燕各飛則主雨。商羊一足鳥。舒翅跳舞。主水災。戴君之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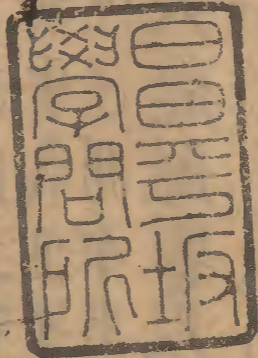
五徵不足以維新任。相之賢。十義無虧而效古。尊天

貴地。徵秘法以推誠。敬鬼重神。握玄機而定譜。

一查四七風雨歌。雷門掛榜。二十四歛火。大率不

出前賦。但以此賦熟讀細玩。而定五行生尅之理。

則無有不應者。故餘書畧而不錄。



Handwritten red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left page, possibly a date or page number.

